

昌潍首届工业劳模大会纪实

□本报记者 隋焯凤
通讯员 于冉 文/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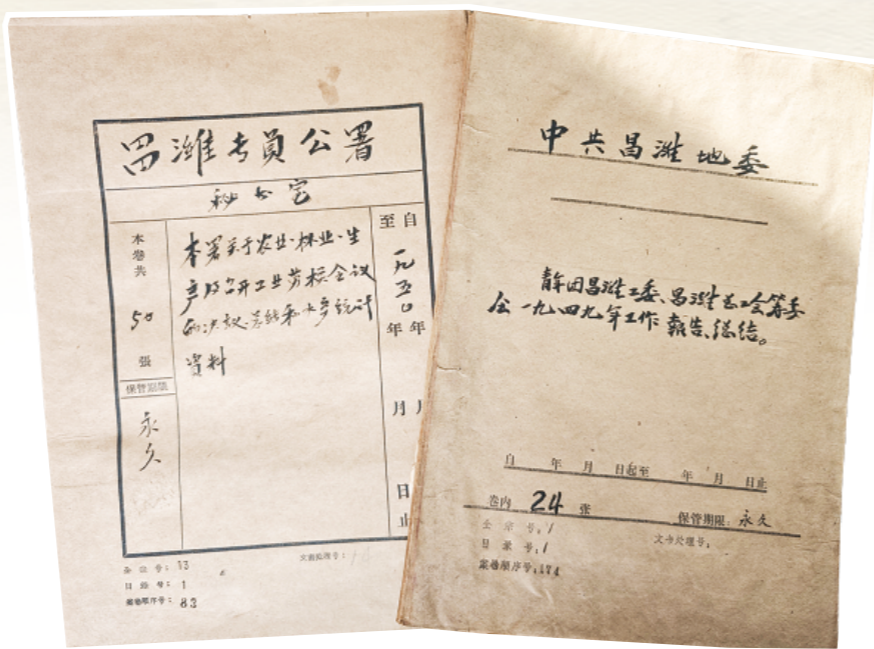
档案是城市的记忆，也是时代的注脚。

在潍坊市档案馆，几份泛黄的珍贵档案，静静诉说着76年前那场振奋昌潍大地的盛会——1950年11月7日至10日举行的昌潍专区首届工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昌潍工人阶级以主人翁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庄严见证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昌潍大地，工业生产逐步恢复，坊子煤矿、潍坊发电厂、新兴染厂等公营工厂率先推行企业民主管理，较大私营企业通过劳资协商签订集体生产合同，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全面铺开。

翻开潍坊市档案馆馆藏档案《昌潍专区关于召开工业劳动模范会议的决定》，文中字字铿锵：“我昌潍地区自解放以来，工人阶级即以主人翁姿态进行了修产、复工复业、支前等工作，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生产立功竞赛运动……在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、生产先进者，他们是生产中的旗帜、骨干和带头人……专署为了表扬这些生产战线上的模范人物，使他们获得应有的荣誉并在将来的生产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以便广泛地开展生产竞赛运动，特决定召开昌潍专区工业劳动模范会议。”文件中还明确了劳模评选条件、数额分配、产生办法以及成立劳模会议筹备委员会等内容，为大会的召开筑牢根基。

劳模、先进人物的产生源自群众认可，从厂矿企业各生产班组提名，到全厂群众民主评议推选，再由工会整理材料上报专区批复，层层筛选、公开公正，让真正扎根生产一线、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者站



昌潍专员公署关于召开工业劳模会议的卷宗。

上荣誉殿堂。本次评选出劳动模范49名、先进生产者58名、优良工作者8名、模范练习生5名。市档案馆一份关于该会议总结的档案中，清晰记录了获荣誉的人员名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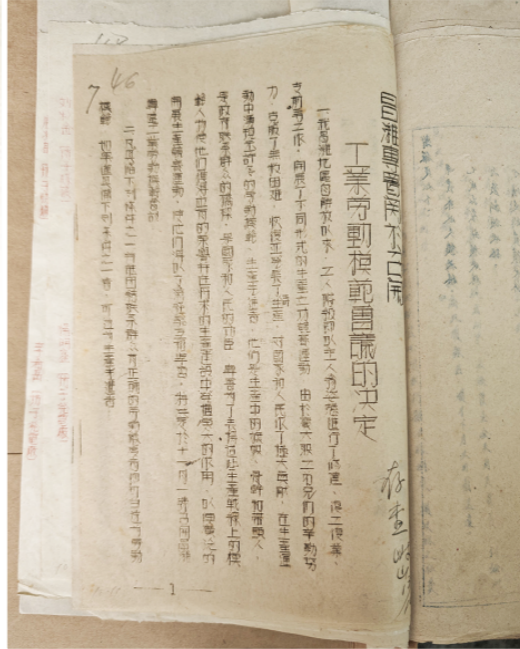
盛会启幕，全城欢腾。大会召开前夕，各厂矿企业敲锣打鼓，将喜报送到劳模家中。1950年11月7日，胡家牌坊街的中苏友协礼堂锣鼓喧天，彩旗飘扬，这场载入潍坊工业史的大会正式拉开帷幕。

清晨，劳模代表在各产业工会主席带领下，到市总工会集合编队，横幅高悬、音乐开道，群众的掌声与欢呼声传遍街巷。会

场内，五星红旗分列两侧，主席台前菊花盛放，代表们胸戴大红花，飘带上“劳动模范”“先进生产者”等字样熠熠生辉，有序入场对号入座，座前都摆放一本红皮纪念册。

上午9时，国歌嘹亮，大会开始。大会的核心是劳模们分享奋斗故事。一整天的典型发言，杨明奎、石恩祐、刘彩金、梁忠恩等十多位劳模代表走上讲台，讲述攻坚克难、增产节约、发展生产的先进经验和感人历程，每一段事迹都直击人心。

大会第三天，推选出了杨明奎、梁忠



《昌潍专区关于召开工业劳动模范会议的决定》档案。

恩、于鸿第等十多名劳模作为代表，出席第二年(1951年)召开的山东省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，将昌潍工人的风采带到全省舞台。

大会在颁发奖状、奖章以及合影等环节后闭幕。1951年3月，昌潍专区工会办事处根据这次大会的资料整理编纂出版了《昌潍工业劳模代表大会会刊》，发给与会代表以作纪念。与此同时，昌潍大地掀起学劳模、赶先进的热潮，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学习、职工文化教育、职工业余教育，推广“速成识字法”，开展扫盲运动，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持续高涨。



《昌潍专区工业劳模事迹第一辑》(资料图片)。

一卷档案，一段征程。在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，当我们翻开这份档案，依然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热血与赤诚。那些扎根一线、艰苦奋斗的身影，那些勇于创新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早已融入潍坊工业发展的血脉，成为更好潍坊建设的精神底色。

捐赠档案 利国利民
捐赠电话：5572396

潍上流风

崔迪其人考略

◎王华庆

崔迪，字惟吉，元末明初青州府益都县核桃园村人。被明太祖朱元璋授青州府学正堂，益都县教谕，死后又有规模宏大的御葬墓地，显赫于朝野。清初，核桃园村以及由此衍生的周围几个村庄的崔氏家族修建族谱时，奉其为“迪祖”。

今就崔迪的几个相关问题予以考证，尚有舛误，欢迎指教。

历史上关于崔迪的文字记载

历史上关于崔迪的文字记载，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有四处：

一是明嘉靖《青州府志》记载：“崔迪，字惟吉，益都人，家世业儒，通贯经史，长于理

学。至正末，高皇帝尝幸其家，迪敬事焉。洪武初，召授青州府学训导，转益都教谕。擢左春坊左赞善。谢病归乞，以教谕终其身。赐之诰命，白金文绮龙头杖，一品服色以宠异之。”

二是《康熙青州核桃园崔氏族谱原序·补遗》，该谱修建于清康熙五十三年(1714年)，其谱序补遗曰：明太祖高皇帝微时……当寓青州府我祖迪家。始至为迪牧羊，一日驱牛庄南牧放，迪往看，田禾远望，太祖乘一黄犬往来驰驱。此地后名为黄狗道……寻至满内，见太祖寝睡如雷，耳目口鼻有黄蛇出入。迪自思……此人毋乃大贵乎？所以不敢劳驾，候至醒。迪云牛伤田禾甚非所宜。太祖云我闻吩咐众牛只许吃草，不许践踏田禾。迪未之信，与太祖同往视

之，果见众牛遍地寻草，禾稼如故。迪大奇之。遂至家中待以上宾，居同室，出同乘，坐同席，食同案，朝夕奉敬须臾不懈。居五月，太祖辞去，未知何往。及荣登大宝，驾坐金陵，遣使持铜牌召至京都，宣上金殿。太祖传命宣十子上殿，谓迪曰：崔迪骂万岁，应当致罪。太祖曰：他是老宝，不必致罪。遂敕授翰林院大学士，左春坊赞善，令随班朝贺。时迪已老矣，上朝拜仪不齐。又近臣奏曰：崔迪拜呼失仪，应当致罪。太祖曰：老崔年迈，手足不能相逐，即赐龙头杖。迪因上疏告老，太祖准奏，命迪任意择一官，带俸养老。迪奏曰：臣愿做管秀才的官。太祖遂命迪任青州府学正堂，双俸养老。兼赐圣券、诰命、白金、文绮、一品服色，以荣终身。迪遂谢恩赴任，以终天年。后临终嘱其子，将圣券杖等物俱殉葬。此皆世世相传，今并志谱以为后人观览。

三是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续修的《北羊崔氏族谱》。《北羊崔氏补修族谱总序》曰：“……太高祖讳迪，字惟吉，博通经史，长于理学，与文士友。明太祖微时尝于其家，予迪祖识其非凡，待以上宾礼。及大明定鼎，明太祖召至朝，呼之曰：老实崔。赐以龙头杖，又荣以职衔，敕赐翰林院大学士，左春坊左赞善。迨辞命归里，特授青州府学正堂兼理益都县教谕，双俸养老……”

四是1937年崔迪一后人的墓碑文，其中有部分与崔迪直接相关：“我崔氏始祖讳迪，字惟吉，暨配白氏、冯氏二位夫人。明授翰林院大学士，左春坊左赞善，世居邑之北鄙核桃园庄，生二子，曰彝，曰敬……”

上述四处文字中，明嘉靖《青州府志》成书于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，距崔迪生活的时代较近，是官方修撰的志书，况且当时崔迪的御葬墓地还保存完整(崔迪墓是从清末开始逐渐式微破败，占地逐渐缩小，至上世纪中期毁没)，因此其对崔迪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。至于《康熙青州核桃园崔氏族谱原序·补遗》中的一些说法，应该是崔氏后人对其先祖的良言赞颂，虽不足信，但也不影响对崔迪历史状况的考证。

现存的关于崔迪的实物资料

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关于崔迪的实物资料有四件，收藏于青州博物馆，是当年核桃园村崔迪墓前立于神道两旁的四尊翁仲(石俑)。

这四尊翁仲包括文臣武将各两名。两名文官石俑分别高298厘米、299厘米，两名武将石俑分别高302厘米、318厘米。石俑面部天庭饱满，美髯飘逸。头部戴有高大的明代制式的官帽，身穿厚重的官服，肥大的袍袖垂直膝下。两手相抱，拱于胸前。文臣持笏，表情庄严肃穆，又似略有所思；武将持

剑，怒目而视。石俑采用整块的石灰石，以圆雕技法精雕而成。这种石灰石产自青州西南部山区，石质细腻坚硬，适合巨制雕刻。这四尊石俑除一文官头右侧稍有残缺外，其他基本保存完整。

这四尊翁仲原来立在青州市核桃园村崔迪墓前，1983年由青州博物馆收藏。陵墓神道两旁的石虎、石羊、石马等石兽今已不存。通过这高大雄伟的四尊翁仲，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年崔迪墓的规模。这种明初的高规格御葬待遇，足以说明崔迪在朱元璋心中的位置。

现有的或者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说明，崔迪既没有和朱元璋共同举事起义，为建立明朝立下过汗马功劳；也无刻苦寒窗、科考及第；《明史》也无其传。那么他生前以及死后的待遇，是因何而得呢？笔者以为，《康熙青州核桃园崔氏族谱原序·补遗》记载的朱元璋年轻游乞到青州核桃园，为崔迪家牧牛，崔迪把朱元璋“待以上宾，居同室，出同乘，坐同席，食同案，朝夕奉敬须臾不懈”的情况是可信的。至于是否更有甚者，我们无法推测。但是崔迪善待待朱元璋，朱元璋与崔迪之交之深，其情匪浅是可以肯定的。朱元璋“荣登大宝，驾坐金陵，遣使持铜牌召至京都，宣上金殿”，钦授崔迪官职，乃知恩必报者也。以朱元璋之品行——亦正亦邪、重情重义、以正为主、睚眦必报，此举乃预料之中，可信之事。

历史上关于崔迪的故事传说

六百多年来，围绕崔迪其人其事产生了一些故事传说，主要版本是这样的：元末，朱元璋因家境贫寒，游乞四方，来到青州的核桃园村，给村中富户崔迪家放牛，并由此衍生出神奇的故事传说。

这时的朱元璋做过几年农活，出过家，游方过许多地方，长得人高马大，两只眼睛大且深邃，目光炯炯。崔迪初见此人便觉其不一般，但又觉得也只是个远道而来扛活的，便安排其到村南的山坡放牛。崔迪是村里的大户，家中牛羊成群，雇着不少长工、短工。崔迪勤于持家，豁达谦和，乐于助人，敦厚老实，从不恃富而骄，目空他人，因此在村中很有威望，受人尊敬。

一日，崔迪来到山前，远远望去，只见朱元璋骑着一头大黄狗来回奔跑驱赶牛群。在尘土飞扬中，一会儿牛群就被赶到了一大片谷地之中，而朱元璋却不见了。崔迪来到地边，看见牛都在谷地低头忙于吃着什么，可没见朱元璋踪影。崔迪又循着小道来到山坡前的低洼之处，听见有打鼾的声音，循声而去，只见朱元璋正卧身酣睡。崔迪近身一看，不觉大惊：只见朱元璋眼、耳、口、鼻中都有黄色小蛇窜进窜出。见此奇景，崔迪认为朱元璋有黄蛇护身，乃天子至尊也，

故不敢惊醒他，直到他自己醒来。崔迪问朱元璋：“牛群都在谷地里，岂不连草带苗一起吃啃，如何是好。”朱元璋闻言笑曰：“我刚才在梦中嘱咐过那些老牛，虽在谷地，但只许吃草，不许乱踏伤苗，更不得啃吃禾苗。”崔迪难以相信，朱元璋便带他来到谷地观看。只见牛群都忙于寻找青草，而谷苗既未被践踏而东倒西歪者，更无一棵被啃吃。此情之下，崔迪更加确信朱元璋乃神奇的大贵之人。

回到家中，崔迪把朱元璋奉为上宾。一室同居，一案吃饭，出则同车，坐则同席，朝夕奉敬，一刻也不懈怠。五个月后朱元璋辞别崔迪，继续游方。后来，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军，以此作为用武之地，成就了霸业。朱元璋当了皇帝后，想起了当年在青州的东家崔迪，想起了崔迪对自己的照顾，特派使臣来到青州，宣召崔迪进京。授崔迪官职，随班早朝。可此时的崔迪已经上了年纪，且长期生活于农村不熟悉朝廷礼仪，故在早朝之上动作迟缓，跟不上节奏，常常出错。其尴尬拙行之举，也成为某些大臣甚至皇子们的笑柄。他们找到朱元璋告状，要罢崔迪的官，治崔迪的罪。朱元璋很念旧情，对崔迪从不直呼其名，总是亲切地称呼其为“老崔”。看到崔迪上朝时步履蹒跚的样子，立即赐给他拄杖。面对大臣对崔迪的责难，朱元璋总是笑对解释，说：“他是老实。”朱元璋御评“老实崔”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。而崔迪因不适应朝堂生活，便上疏辞官，乞归故里。朱元璋很是体贴崔迪之心境，便赐给他一品俸禄，准予回乡养老，并准他回乡之前任意选择一个官职。崔迪一直很羡慕能当个秀才，就要了个管秀才的官。朱元璋随即任命崔迪为青州府学正堂。崔迪可谓荣归故里，锦衣还乡。但这个府学正堂可不是闲职，事务很是繁忙，对于一个老人来说，不光体力上难以承受，就是官场上的迎来送往、繁文缛节等等，也是力不从心，他便几生离开的念头。他看到益都县教谕一职似有空闲，便提出任益都县教谕，朱元璋照例恩准。崔迪临终前，特别嘱咐子孙：要将皇上赐给的显赫之物全部殉葬，让子孙们无物可恃，让子孙们靠自己的能力立足于世。子孙遵其命而行之。朱元璋得知崔迪离世，特赐御葬，规模宏大。直到上世纪60年代，其墓地中仍存巨碑大家，神道翁仲，松林成片。

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。如今，崔迪墓已无踪迹。人们还可以从当地名叫黄狗道的小路上，遥想当年朱元璋骑着黄狗驱赶牛群的场景；还可以站在明祖山上，想象当年朱元璋牧牛时酣睡的情景。

任何故事传说都是事出有因的，当然之所以称之为故事传说，就难免有夸张、演化、延伸，甚至捕风捉影、杜撰等，来使这些故事传说更具吸引力和神秘感。正面的我们称之为良言赞颂，反面的则是讽刺鞭挞。六百多年来，围绕崔迪其人其事产生的许多故事传说，也是如此。



明代崔迪墓武官石俑(资料图片)。